

郭沫若 作品经典

第十六册 散文



二十世纪
中国文学大师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GUO MORUO ZUO PIN JING DIAN

郭沫若作品经典

第十六册

散文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散 文

《辛夷集》小引

有一天清早，太阳从东海出来，照在一湾平如明镜的海水上，照在一座青如螺黛的海岛上。

岛滨砂岸，经过晚潮的洗刷，好象面着一张白绢的一般。

近海处有一岩石洼穴中，睡着一匹小小的鱼儿，是被猛烈的晚潮把他抛撇在这儿的。

岛上松林中，传出一片女子的歌声：

月光一样的朝曦
照透了蓊郁着的森林，
银白色的沙中
交横着迷离疏影。

一个穿白色的唐时装束的少女走了出来。她头上顶着一幅素罗，手中拿着一支百合，两脚是精赤裸裸的。她一面走，一面唱歌。她的脚印，印在雪白的沙岸上，就好象一瓣一瓣的辛夷^①。

① 花名，一名“木笔”。

她在沙岸上走了一会，走到鱼儿睡着的岩石上来了。她仰头眺望了一回，无心之间，又把头儿低了下去。

她把头儿低了下去，无心之间，便看见洼穴中的那匹鱼儿。她把腰儿弓了下去，仔细看那鱼儿时，她才知道他是死了。她不言不语地，不禁涌了几滴清泪，点点滴滴地滴在那洼穴里。洼穴便汇成了一个小小的泪池。

少女哭了以后，她又凄凄寂寂地走了。

鱼儿在泪池中便渐渐苏活了转来。

1922年7月3日作于上海

今津纪游

“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”

我们人类好象都有种骛远性。当代的天才，每每要遭世人白眼。意大利诗圣但丁，生时见逐于故国，流离终老，死后人始争以得葬其骸骨为地方之荣。俄国文豪杜斯妥逸夫司基，生时亦受尽流离颠沛窘促之苦，死后国人始争为流涕以尽哀。这种要算是时间上的骛远性了。空间上的骛远性，我把我自己来举个例罢。我是生长在峨眉山下的人，在家中过活了十多年，却未曾攀登过峨眉山一次。如今身居海外，相隔万余里了，追念起故乡的明月，渴想着山上的风光，昨夜梦中，竟突然飞上了峨眉山顶，在月下做起了诗来。

不再扯远了。我来福冈市，已经将近四年，此地的博多海湾，是六百四十年前，元军第二次东征时全军复没的地点。当时日人在博多湾沿岸各处要隘之地筑垒抵御。九年前在东京一高听讲日本历史的时候，早听说福冈市西今津地方，尚有一片防垒残存，为日本历史上有名的史迹。当时早恨不得飞到今津去踏访，凭吊蒙古人“马蹄到处无青草”的战地。

我在一九一四年年初到日本的时候，是由火车穿过万里长城从朝鲜渡海而来。火车过山海关时，我在车中望见山上蜿蜒着的城垒，早曾叹服古人才力之伟大，而今人之碌碌无能。后日读雷沫尔（P. Remer）所著德国的诗人利林克龙（Liliencron）传，叙他晚年在北海配尔屋牟岛（Pellworm）上做堤防总督的时候，每在暴风咆哮的深夜，定然在高堤上，临风披襟，向着汹涌的狂涛，高叫出他激越的诗调。我受了他这种凯旋将军般的态度之感发，我失悔我穿过万里长城的时候，何不由山海关下车登高壮观，招吊秦皇蒙恬之魂魄？我至今还在渴想……唉！这也算是一种骛远性的适例了。我在福冈住了将近四年，守着有座“元寇防垒”在近旁，我却不曾去凭吊过一回，又在渴想着踏破万里长城呢！

元寇防垒，日人所高调赞奖的“护国大堤”，在我想象中以为定可以与我国的万里长城差堪伯仲。守此而不登，岂不是骛远性之误人乎？

二

今晨八点钟，早早跑上学校里去，不料第一点钟的内科讲义才是休讲，好象是期待着要搭乘的火车，突然迟延了的一样，我反而没法来把这一点钟空时间消遣。我没精打采地走进图书馆，把一两礼拜前的报纸随手翻阅，觉得太无聊了。我想起今日的课程，都是不愿意上的，只有午后两点钟以后的检眼实习不能不出席，我何不利用我这半日的光阴，走到个甚么地方去，或者我亲爱的自然，还会赐我以许多的灵感。

市外的西公园，自从前年三月田寿昌来访我时，我们曾同去游逛过一次以来，我已两年不去了。虽然不是开樱花的时候，园内有些梅花，定已渐渐开放，能在这样晴好的天气中，坐在那园中高处，看望太阳光下的海波，也正是无上的快心乐事。不错，我便往西公园去罢！我才一动念，我的两脚已把个挟着书包的我运出了校门。我竟成为电车的乘客了。

电车西行，有三十分钟的光景，到了西公园。我下车徐徐向园门步去。别的同学都是挟着书包向东行，我一人却是挟着书包向着西走，我又穿的是制服，戴的是制帽，行路的人好象都在投一种诧异的眼光向我。我不是磨房的马，定要瞎着眼睛受人驱使吗？你们难道不要我有自由意志！怀着一种无谓的反抗心，我还没有走到园门，骛远性突然又抬起头来。西公园离今川桥只有一区的电车，到了今川桥再坐几站轻便火车，便可以达到今津。走熟了的地方有甚么意思哟？“元寇防垒”！“护国大堤”！蒙古人“马蹄到处无青草”的古战场！去罢！去罢！去学利林克龙披襟怒吼！

我又坐上了电车。没有几分钟的光景，电车已经到了终点。我从今川桥下车，往轻便铁道的驿站——名目虽叫驿站，但只是街面上的一家铺口代办的——上去买车票。我检查我的钱包，只有五十钱（一钱合我国铜元一枚）的一张纸币。

——“往今津的车票要多少钱？”

——“要二十四钱。”

——“请把一张来回票给我。”

——“要四十八钱。”

我把纸币给了卖票的，他给了我十六区的车票，找了我两个铜板。原来轻便火车的车票，也还是同市内电车的一样，是

分区零买的。他指示着车票上的站名向我说：从此处到今宿是八站路，一站四钱，从今宿再坐渡船才能到今津。

我问：“渡船钱要多少？”

他说：“要三钱。”

我听着吃了一惊，我手中只有两个铜板了，今天的计划，不是完全成了画饼吗？我急忙在衣包中搜寻，另外又才寻出一个五钱的白铜小币。啊，好个救星！这要算是在沙漠中绝了水的商队，突然遇着了 Oasis（沙漠中膏腴之地）了！驿站中待车的人很多，火车到十点钟的时候才能开到。

日本人说到我们中国人的不好洁净，说到我们中国街市的不整饬，就好象是世界第一。其实就是日本最有名的都会，除去几条繁华的街面，受了些西洋文明的洗礼外，所有的侧街陋巷，其不洁净、不整饬之点也还是不愧为东洋第一的模范国家。风雨便是日本街道的最大仇人。一下雨，全街都是泥淖淋漓；一刮风，又要成为灰尘世界。又聪明又经济的日本国民常常垫些细碎的石子来面在街上，利用过往行人的木板拖鞋作为碾地机的代用。隔不许久，石子又要变成了灰尘，又要变成了泥浆了。驿前的街道，正是石子专横的时代。街心的四条铁轨，差不多要埋在泥土中了。街檐下的水沟，水积不流，昏白色的浆水中含混着铜绿色的水垢，就好象消化不良的小儿的粪便一样。驿旁竟公然有位妇人在水沟上搭一地摊，摊上堆一大堆山榛，妇人跪在地上烧卖。这种风味，恐怕全世界中，只有五大强国之一的日本国民才能领略了。

坐在站中，望着外面杂沓喧阗的街市，无端地发出了这段敌忾心来，中日两国互相轻蔑的心理，好象成了慢性的疾患，真是无法医治呢。

人总是不宜好的动物，金钱一富裕的时候，总要涌出些奢侈欲望来。我无意识中又在一个衣包之内搜出了一张五十钱的纸币，我好象立地成了位大富翁一般。火车轮船要运转时，煤烟是不可缺少的原动力；人要去旅行时，纸烟也当然不可缺少。我便花了八个铜板，买了一包纸烟、一匣洋火，便在驿站中吹云吐雾起来。可怜吹吐还不上半支，我的脑天早已昏昏蒙蒙了。滚蛋罢！我含着几分可惜的意思，把剩下的半支纸烟，愤恨地投在水沟里去。丑恶的奢侈欲望的尸骸，还在混水中熏蒸了一会残喘。

三

小小的火车头，拖了两乘坐车走来，肮脏的程度，比上海“大众可坐”的三等电车还要厉害。车中拥挤得不堪，如象才开封的一匣洋火。我上车得早，在一只角上幸好寻得了一个座位，但可恨一位不客气的中年人，竟来加上楔头，坐到我左脚的大腿上，我好象楚项羽陷入垓下的重围，就使有拔山之力，也只好徒唤奈何了。

汽笛放起猫叫声，火车已经开动起来。

过了一个停车场，两面的街市已经退尽，玻璃窗外开展出一片田野。田地尚多裸身，有的已抽出麦苗，长达四五寸了。远山在太阳光中燃烧，又好象中了酒的一样。太阳隔窗照到我的颈子上来热腾腾地。车上坐的多是职工中人，指点沿线的各处小小的工场，和着车轮的噪音，高谈阔论，谈吐多不可辨。

又过了两个停车场，车上渐渐稀疏了。到了一个小小的村

落，村前竟公然有座电影馆，戏目的招贴立在馆前，怪刺目地挂着种种的广告画。出村，落入松林中。检看票上站名，知是“生之松原”。松原一面沿海，从树干间可以看出青青的海色，点点的明帆，昏昏的岛影。我心中也生出了几分旅行的兴趣。背海一面，树甚深远，除了无数退走的树干外，别无所见。在这种晴和的天气，能偕个燕婉的女友，在那松林中散步谈心，怕更会是件无上的快心乐事罢。

林中车行十多分钟的光景，走出海岸上来了。海水一片青碧，海天中有几只白鸥，作种种峻险的无穷曲线，盘旋飞舞。有的突然飞下海面，掠水而飞，飞不多远，又突然盘旋到空中消去。

火车到了今宿站。

我从今宿下车，问明了渡船所在。从今宿市中穿过，又向西走入一松林中。松林无人，阳光洒地，可惜没有燕婉的佳伴偕行，只有我自己的影子在跟着我走。啼鸟在空中清啭。走过松林，又走到一座小小村落，街檐下有些中年以上的妇人，席地，坐在太阳光中缝紵。出村，又走到海岸上来，临海一家摆渡人家静立在一座浅峰之下。渡船已开，我只得坐在岸上等待。渡家中的时钟，已经十一点过了，时间不可不利用，我早就受了自然的窘迫的要求，我不得不在这个时间内应命了。我便转入渡家后的厕所中去。

我踞在厕所中，一面解决问题，一面想起前两天B君向我所说的南洋的风俗谈来——B君哟！我在这种地方怀念起你来，你怨我的这个大大的失礼罢！

B君说：南洋地方大小便所，都是立在河边，放出的大小便听随流水冲去。日本人的便房叫“河屋”（Kawaya），这正是日

本民族南来的一个证明。

厕所中有许多猥亵的壁画，这是日本全国厕所中的通有现象。善于保存壁画的日本史学家哟！这种无名的恋爱艺术家的表现艺术，于民族风俗史上，也大有保存的必要呢！

无端中又得出一个恋爱的定义来：

——恋爱者何？是一种自然的要求，如象人小便一般，不得不逼人去走肮脏的所在者也。

笑话！笑话！在这壁画蔚然的“艺术之宫”再沉吟得一刻的时候，渡船怕又要开走了！

四

今津是在系岛郡上。系岛原来不是海岛，是与陆地相连。渡船在海湾中过渡，海水异常清澈，有点象西湖。因为没有带张地图来，上了岸后，竟把地方走错。问了多少行人，走了多少枉路，我才走到了今津。今津村上也怕有两三百户人家，我在村中旋来旋去，只想朝外海边走，却只在村中盘旋。最后走到一家卖花邮片的铺店门口，我便买了几张今津史迹的花邮片，有一张是“胜福寺的蟠龙松”，有一张是“元寇歼灭碑”，有一张就是“元寇防垒”了。我见了元寇防垒的照片，我不禁大失所望。啊！这就是“护国的大堤元寇防垒”吗？一条杂乱的矮矮石堤在我国乡村中沟道两旁随处都可以寻出。纵使有真正的利林克龙走来，站在这种大堤上，恐怕也吼不出甚么激越的诗调来了。

店主人为我指示胜福寺的所在，近在店旁，叫我去看蟠龙

松。

蟠龙松是几百年前的古物，今年正月间日本政府有指定为天然纪念物的消息。关于此树，有一浪漫谛克的口碑流传。说是六百年前征夷大将军足利尊氏（Ashikaga Takauchi）来到九州的时候，仰慕胜福寺开山临济宗大觉禅师盛名，亲来拜访。禅师旁乃有一窈窕的婊媚侍坐。尊氏大惊，怒骂禅师品性恶劣。禅师自若，而美人惭愤，跳入庭前池水中，化为大蛇，蟠松而逝。

外史氏曰：迂哉！迂哉！足利尊氏也！不知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

迂哉！迂哉！侍侧之美人也！不知种种声闻，都如泡影。

这种无稽的传说，总觉得有种葱茏的诗意，引人入魔，但是我守着皎皎的太阳当头，护国的大堤还不曾到眼，午后两点钟起还有检眼实习，我没有在梦境中低徊的余裕。

我谢了店主人的殷勤，出村又穿过一带松原，终究走到了最后的目的地。松林外沿海一带砂堤，上有乱石狼藉，我把照片中的光景同实物比较，我才知道就是所谓“护国的大堤”！冤哉！冤哉！浪漫谛克的骛远性之误人也！但是周遭的自然风物倒还足以偿我这半日的足劳。我坐在乱石上，在防垒照片背面写了一段印象记来。

——堤长不过百丈。堤上狼藉些极不规则的乱石，大者如人胸廓，小者如人头首，中段自砂中露出之石垣，最高处仅及股臀关节。

堤前为海湾，堤后为松林，有小鸟在松林中啼叫。海风清爽。右手有高峰突起如狮头，树木甚苍翠。

海湾中水色青碧，微有涟漪。志贺岛横陈在北，海中道一带白色砂岸，了然可见。西北亦有两小岛，不知名。海湾左右

有岩岸环抱，右岸平削如屏，左有峰峦起伏。正北湾口海雾蒙蒙，中有帆影，外海不可见。天际一片灰色的暗云，其上又有一片白色卷层云，又其上天青如海。

太阳当头，已是正午时候。

堤前砂岸，浅草衰黄。有长椭圆小蝇在日光中飞绕，无力。

茅屋几椽，已颓圯，疑是渔人藏舟之处。——

邮片已写满了，在那平如明镜的海上，元舰四千艘，元军十万余人，竟会于一夜之间，突然为暴风所淹没，不可抗的终是自然之伟力了。我又想到了杜牧之咏赤壁的一诗。

折戟沉沙铁未消，自将磨洗认前朝。

东风不与周郎便，铜雀春深锁二乔。

在堤前沉吟了一回，又想于无意中或者也可以寻得出一枝沉沙的折戟。折戟虽没有，倒寻到了一个雪白的大椎骨，左右两横突起，开张如蝶翅，上关节突起，前面又无肋骨关节面，我断定它是牛脊的腰椎骨。这是个绝好的纪游纪念品了，或者便是元军载来的水牛残骨，也说不定。我把来包在书包里面，又想去攀登那右手的狮头峰。

五

狮头峰余势，当狮体之尾骶上有一段平坦高原，上有一碑，碑题“元寇歼灭之处”五字。碑前有纪名铜柱，上题“大正四年十一月建”（大正四年即一九一五年）。碑下有石栏环绕，周

围有几处竹栏，各围浅松一株，是些贵族、华族的纪游品。坐石栏上四望，三面均被海水湾环，只有防垒后的一带松原低地几于与水面齐平，此地千年之前，当然是绝立的孤岛，系岛郡之名可以推见。所谓护国的大堤，或许只是防水的水堤，被人附会历史的名迹。转入碑后，碑后亦有“大正四年十一月建”等字样。

舍碑，向山脊行去。山路高低不平，渐登，气渐促，喉嗓渴不可耐，失悔来时不曾买些橘子。登山决不是件乐事，以为怕要到峰顶了，山路一转，峰顶依然还在上头。如此屡受欺骗，亦只得鼓舞余勇而登。热，汗流，渴，气促，心搏亢进，筋力疲劳，好象得了心脏病的一样。山外的风物再也莫有余暇盼恋。遇山樵数人，新伐的樵木放出一种浓重的木香。将至绝顶，有小小一座神社，壁上挂着许多还愿的画马。纪游者的芳名，题满外壁。在神社前坐息，勇猛的心脏，几乎要从口中跳了出来。心气渐渐平复了，我又才走上狮子头去。狮头临海，古松森森，秃石累累，俯瞰海湾，青如螺黛。有渔舟一只，长仅尺许，有两人在舟中垂钓。唐人太上隐者有《答人》一诗：

偶来松下坐，高枕石头眠。

山中无历日，寒尽不知年。

他这第一句，我实际办到了。第三句，我也实际办到了，因我没有带表来。但是我的懒惰工夫，却还没有到高枕无忧、忘年忘命的程度。我午后二时起，还有两点钟的检眼实习不能不出席，我看见日脚偏西，纵使有现存的石头可枕，我的脚也不肯唯唯听命了。

我正站立起来，打算要走，突然前面垂岩下腾出一种欢呼，使我大吃一惊。上来的是两位工人。他们从我身旁擦身过时，我的心脏还兀兀地在跳。我又起了一种好奇心，决意从那两位工人登上的来路走下山去。路极险隘，攀援树枝而下，路尽处，才又折到来时所过的神社面前，两个工人已经在那儿休息着了。此次怕他们也不免吃了一惊罢？一人向我乞火，我把火柴给了他。啊，这两个工人，假使是两位处子的时候呀，这不是段绝好的佳话吗？就好象卢梭在安奴西山中与雅丽、格拉芬里德两少女邂逅相遇^①，就好象郑交甫在江干遇着江妃^②，那岂不是冤枉了我今日的此行了吗？……

古人说“从善如登，从恶如崩”。其实我从登山的经验上看来，倒是从恶如登，从善如崩了。我此处所谓善恶，不消说是以心境的快不快为标准。人不是那么容易为恶的，受尽种种良心上的制裁，做出一种恶事，心里所受的不快，怕与登山时的苦楚无甚增减。偶尔做出一件善事，心里所生的快感，也怕和这下山的快感无甚损益。

上山时那么困苦，几乎如象害了一场大病；一到下山，就好象在滑冰的一样，周围的景色应接不暇，来时的道路亦了如指掌。飞，飞，飞，我身轻如鸟，听凭山道的倾斜，把我滑下山来。真是舒服，真是舒服，只可惜喉噪终是有几分渴意。

① 事见卢梭《忏悔录》第一部第四章。

② 事见《艺文类聚》七十八卷《列仙传》。